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雲仙笑 一碗飯報德勝千金

詩曰： 勿怪世間人，營營覓一飯。
夷齊未餓前，依然一飽漢。

這四句詩，乃近日吳中一名士所作，是說人生天地間，惟衣食二字最為要緊。你看四民之中，那一個不為這兩個字，終日營營覓覓。多少具骨相的男子，戴眉眼的丈夫，到那饑寒相逼的時節，骨相也改變壞了，眉眼也低垂下來。所以伯夷、叔齊雖為上古聖人，隱在首陽山，到那忍不過饑餓的時節，也不免采薇而食。直到無薇可採，那時方才餓死。若使夷、齊肯食周粟，依然可終其天年。可見世人不比伯夷、叔齊，誰肯甘心餓死？所以說人生世間，衣食二字最為要緊。然就兩件論起來，又有輕重不同。

人不可一日無食，猶可一時無衣。說話的，你錯了，人生衣食，一般關係，怎說食重衣輕？依你這般說，天下只該有餓死的，不該有凍死的了？看官有所不知。你看四時氣候，春溫、夏熱、秋冷，一年之中，暖居大半。假如伏天，憑你金裝玉裹的人，也不免科頭跣足，解帶褫衣。窮漢到了那時，難道反去尋裳覓襖，裹裘穿綿不成？就是冬天寒冷時節，那些無衣無褐的窮人，日間在籬邊牆腳，成堆打塊的曝背負暄。陰雨日子，就在荒林曠野中，拾些鬆枝枯梗，煨爐向火。夜間，苦無牀被，只得靠著三杯落肚裡，牽綿踟躕，過了一宵。天明，又去東掏西闖，打哄過日。所以寒冷的苦，還有解救的法兒，只有饑餓二字，實難擺佈。自古說民以食為天，不論春夏秋冬，溫涼寒暑，自幼至老，自朝至暮，那一人不要吃，那一日不要飽。假如一餐乏食，那五臟神就告急起來。憑你將日色去曬他，也算不得飽，把爐火去烘他，也救不得饑。就想三杯軟飽，或可暫救一時。奈手內無錢，也只看得。到那時節，只怕雖不隱在首陽山，也要做伯夷、叔齊了。所以衣食二字，又有輕重不同。只看淮陰城下漂母一飯，值得甚的，後來千金相報。假使當年漂母不來看覷，王孫果然餓死，那漢高帝業如何得成？

如此看起來，一飯的關係甚重，千金的酬報尚輕。目今有椿故事，救死雖同一飯，報恩卻勝千金，豈不是段佳話。

這事出在元朝至正年間。江南淮安府山陽縣地方，有一人姓曾名珙，字玉符，原是山陽縣學裡秀才，年紀不上三旬，胸中廣有才學，只是命運不濟，也走過了兩三遭省試，到底榜上無名，也只索罷了。

其時順帝無道，天下饑荒，水旱蝗疫，處處不免。先是山東、河北，河決千里，後來河南地方，旱蝗瘟疫。百姓不是餓死，便是瘟疫。看看傳到江南地方，淮安一府遍生瘟疫。更加半年無雨，飛蝗蔽天，不要說豆苗沒一些剩，連地皮也吃去一層。其時山陽縣中，百姓驚惶逃散，十室九空。十家中到有八、九家病倒。就是不病的，又大半餓死。

曾珙原是個窮秀才，自幼父母雙亡，又無妻室，向來只有個老僕胡老兒相依度日。那時瘟疫正行，曾家左右鄰舍也不知死過了多少人。那胡老兒合該數盡，也病倒了，不上五日，就嗚呼哀哉。曾珙痛哭一常要想收拾出去，只是囊中乏鈔。況且秀才家，怎曉得這般勾當，一時沒做理會處。左思右想，除非取幾件衣服，往解庫中當銀使用。左提右提，都是破碎不堪的，只得脫了身上一件道袍，並一牀單被，卷一包拿著。

把大門鎖了，低頭走出街上。

走不上幾步，只聽背後有人叫道：「曾相公，忙忙的那裡去？手裡拿著什麼東西？」曾珙回頭看時，認得是住在巷口挑水賣的劉黑三，便回答道：「小三，不要說起，我家的胡老兒死了，沒錢斷送，尋些衣服，要往解庫中去當銀使用。家中又沒個人相幫。小三，你道苦也不苦？」黑三道：「阿耶，天哪！

前日我在相公門首經過，見胡老官坐在門檻上打草繩。我問他打繩做甚的。他道水桶上繩子壞了，打條來換了好用。不想不多幾日，就過世了，可見人是沒用的。相公，你也不須苦楚。

死的也不只他一個，如今山陽縣中這條街上，多少有錢財的，年紀小的，不知死了多少。那老官六十往外的人，死了也不算短命，只是苦了相公一人。那斷送的事，只是省儉些罷！相公若是沒人相幫，停一會我再尋個人來，替相公收拾出去，省得又壞鈔去喚團頭火家。」曾珙道：「兄弟，難得你這樣好心。

停一會，須要早來，不可失信。我在家專等，省得又來找你。」

黑三道：「這是我的事，不須吩咐。相公可去幹事，黑三一定就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就走去了。

曾珙往解庫中解錢回來，買些應用物件。黑三果然又同了一個漢子到來。將老胡屍首扛抬出去，不要分文。自此，劉黑三常來替曾珙挑水做工。工食一些不費，曾珙感激，自不必說。

無奈年歲饑荒，餓莩盈路。曾珙一來不做生理，二來坐吃山空，不上半年，將家中所存傢伙盡行變賣來吃用完了。只有一條折腳板凳無處賣得，無柴又打來燒了。其時又是冬天，雨雪交加，草枯冰凍，身上又冷，肚裡又饑，日捱一日，看看要上首陽山做伯夷、叔齊的伙伴了。

且說山陽縣中，有一富宦黃通理，官拜江西行省平章事。

因見朝政日壞，時事已非，就告假回來，在家養病只為百姓饑荒，發心濟饑。就喚家中主管來吩咐，每月逢五逢十，在莊院中設飯濟饑，所費即在莊院內註銷。遂發出告示一道，黏貼在院門首道：黃衙示：照得山陽一縣，連歲災荒，更加疾疫頻仍，流離載道。本衙因念桑梓之誼，不忍坐視，例於每月逢五逢十日期，設飯濟饑。除僧道外，不拘諸色人等，准於午時齊集東莊，報名給票，支飯一餐。過時不得混擾，有壞定規。特示。

至正年月日

此示一出，一時傳遍山陽縣中。那些饑餓的人，眼巴巴盼到初五日，都到黃衙莊上來。

本日清晨卻下了一天大雪，路上泥泞難走。只見這些饑民，紛紛擾擾，也有扶老攜幼的，也有提籃捏棒的，大半蓬頭垢面，曲背彎腰，半不象人，半不象鬼，挨擠不開，都來莊院前齊集。

就中單表劉黑三，向來原在人家挑水幫工度日，家中只有個七十多歲的母親。不想一月前，黑三傳染疾症，臥牀半月，幸得不死，掙挫得起來，那老娘又病倒了。自己病後，又做工不得，食用全無。這日聞得人說黃鄉宦濟饑，只得也打仗趕來，隨著眾人在東莊門外，報名領票。

門上逐一點名放進。只見倉場上搭了大卷篷，遮蓋好了，下面鋪設桌凳。當值的照票點數，分頭給派。倉廳上，坐個大主管監視。每人一大碗飯，一碗豆腐。眾人到手，狼餐虎啖，風捲殘云。黑三拿起飯來，正待要吃，又放下箸了，眼中不覺的撲簌簌掉下淚來，想道：「我在此公然吃飯，家中老娘不知怎樣餓得慌哩！教我如何吃得下肚。」正掉淚時，只見對面一個長大漢子，看了看，又開五指將黑三兜臉一掌，打個踉蹌，險些兒跌個倒栽蔥。那漢竟將黑三一份飯並豆腐搶去，吃了個精光。看的人都發起喊來，驚動了廳上主管，喝問道：「眾人不要嘍喏，有話好說。」劉黑三就挨向前來，告訴道：「小的蒙大官人賜飯，正待要吃，想著家中老娘忍餓，做兒了的不忍獨飽，要將飯帶回與老娘吃。不想這廝無禮，把小的打開，竟搶去吃了。」主管道：「這廝這般可惡！」叫手下人打他出去。

眾人聽得主管說個打字，就發喊向前，要打那漢，卻被那漢跳起來，將桌子推翻，掣斷兩條凳腳在手，就象雙刀飛舞，東打西倒。可憐這些饑民，半死不活，如何抵擋得祝那漢一路打將出去。幸得守莊門的，聽得裡邊喧嚷，有人打將出來，早把莊門關上。那漢打到門前，出去不得，回身又打將進來。

劉黑三原有些蠻力，平日也習些拳棒，雖然病後無力，因見眾人被他打得落花流水，又事從他起，只得努力向前攔住那漢廝

打。誰知雪地泥滑，才交手，兩個都滑倒了。眾人乘勢向前將那漢揪倒亂打。那漢一谷碌扒起來要走。黑三向前一把扯落了他頭巾，原來是個光頭和尚，大家又發起喊來。那時主管正喚齊莊丁，共有幾十，各執棍棒趕來，將那漢捉祝主管道：「你們切莫動手，可拿這禿驢到廳上來，待我細細問他。」眾莊丁將和尚推擁到廳上，只喚劉黑三一同站著，其餘眾人都下面觀看。主管開言道：「你這禿驢，你是那裡人？如何到本衙莊上行兇？我家老爺因怪你僧道們平日哄騙人的錢財，背地裡買酒肉吃，如今年荒，想來無處哄騙，到這裡騙飯吃，故此發願只濟饑民，不齋僧道。你這禿驢必然見了本衙告示，曉得門上人不肯放進，故此假戴頭巾混進吃食。你既壞了本衙規矩，如何又行兇搶飯打人？如今拿住有何理說？」和尚喊叫道：「你問什麼鳥！兀誰是和尚？咱家是山西太原客人李老四，販棗兒折了本，回去不得，就在這裡出家。匡耐寺裡這些禿驢飯也沒得把咱家吃飽，誰鳥耐煩做和尚；咱家戴了頭巾原是個漢子。今日聞得你家有飯請咱家吃，只這一碗飯，那裡吃得咱家飽。咱家見這黑臉廝見了飯，反要掉淚，想是他有病吃不下。

咱家替他吃了，倒不乾淨，打什麼緊，你們這般鳥亂起來。」

廳上廳下眾人聽了，一齊都笑起來。主管道：「原來你不做和尚，這也罷了。只是打壞了這些傢伙，我家老爺曉得如何是好？」

和尚道：「這不打緊，咱家自去回覆他。若要賠還，只有一雙拳頭相送。不要的時節，難道把咱家生吃下肚子去不成？」主管見他發瘋話，恐怕惹起禍來，便收科道：「不要你去見老爺了，我自去回覆。你去罷！下次來不可如此。」和尚大笑道：「常言道，齋僧不飽，有如活埋。誰鳥耐煩再來吃你這樣飢饉東西。」說罷，竟光著頭出莊門去了。眾人也漸漸散去。

主管喚過劉黑三來，道：「你這個人倒是個孝子，不可空腹回去。」叫手下人再把一份飯食，賞與劉黑三，又取一份飯，叫劉黑三帶回去與母親吃。黑三將破布衫兜了飯，千恩萬謝的出來。

才出莊院門，天又忽然下起大雪。不上半個時辰，那雪下得鋪街塞道，滑泞難行。黑三一步一步挨將回來。離家中巷口，只有百步多遠，只見跌倒一個人在雪堆裡，身上衣衫破碎，頭上破巾掉在一邊。黑三仔細看時，認得是曾秀才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叫喚，微微有些聲息，再叫幾聲，方才開口答應。黑三曉得他凍倒，行走不動，只得勉強扶他起來，背在肩上，逐步挨回。且喜離他家不遠，拖到門首。大門是扣的，竟開進去，扶他睡在做牀的破板門上，連忙走到左近人家去討些滾水。走了好幾家，才討得一碗熱湯。將來灌了幾口，曾珙方開口道：「兄弟，虧你救了我的命了。今早饑餓得慌，走去尋個相識，不想反被他數落一常含羞忍餓回來，不期遇了大雪，凍倒在路，虧你救我回來。」黑三道：「相公，這樣世界尋什麼相識！見你饑寒，就是相識的也不相識了。我帶有飯在這裡，趁些熱湯，相公吃了，暫救一時饑餓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就扶曾珙起來坐了，把破布衫兜來的飯，將熱湯攪和，雙手遞與曾秀才吃。曾珙道：「兄弟，你如何帶得飯在身間？」黑三道：「相公，你先吃飯，待我細細告訴你。」遂將上項事一一說了。

曾珙道：「阿呀！我吃了你的，你拿甚的回去，與你老娘吃？」黑三道：「相公，你莫管，我自去做工的人家去討碗來把老娘吃，不用你憂心。天色晚了，我要緊回去看老娘。相公，你自安置。明日再來看你。」說罷，自去了。曾珙想道：「難得劉黑三這個好人。後來倘有寸進，決不可忘他今日一飯救命的恩。」左思右想，再睡不著。

挨到天明起來，開門一望，只見黃雪堆門，人煙斷絕，甚覺淒涼。霎時一陣冷風吹來，寒威透骨。剛欲把門掩上，忽見一個人，頭戴范陽氈笠，身穿獾皮襖子，腳踏幫釘油靴，背了行囊，奔近前來，向曾珙問道：「這裡有個曾珙秀才，住在那裡？」曾珙道：「在下便是，有甚話說？」那人也不再問，竟跨進門來，放下行李，跪下磕頭，道：「小人不認得相公，方才甚是冒犯，望相公饒耍。」曾珙大吃一驚，連忙扶起，道：「足下何人？素不識面，如何行這般禮，莫非認錯了？」那人道：「相公既是曾秀才，如何認錯。這裡不便講話，相公可同小人到前面去，自有話說。」曾珙要問來歷，只得鎖了門，跟著那人走。

約莫也走了二、三里路，到一林子前，只見兩頭牲口，一個腳夫，等在那裡。那人道：「相公請上了牲口，就此起身。」

曾珙道：「足下說個明白，還是要我那裡去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喚做張義，是河南劉千歲爺差來迎接相公的。千歲爺如今屯兵在葉縣地方。相公到了那裡，自然認得。」曾珙吃驚道：「我從來不認得你家千歲爺，要我去何干？既是差你來，難道沒有封書札？」張義道：「千歲爺說，若寫了書，路上恐有失悞，洩漏軍機，甚是不便，故差小的只是口請。若在府上說明，恐相公不肯去。故此設計，哄相公到此。事不宜遲，小人帶有衣裝在此，請相公換了，作速起身。」曾珙沉吟半晌，本待不去，在家免不得餓死；去時，又不認得劉大王是何人，又恐相逼入伙，尋思無計可施。曾珙歎口氣道：「罷罷！好歹隨他去走一遭，家中倒無牽掛。只是劉黑三不曾別得，甚覺放心不下，也只索罷了。」遂換了衣裝，與張義一般打扮，上了牲口。那腳夫原是張義一伙，趕著牲口，一齊起身。正是：不能夠黃榜上標名，且暫向綠林中托跡。

話說曾珙同張義在路上，曉行夜宿。過了幾日，漸漸相熟，至無人的所在，曾珙再三盤問他。張義被問不過，只得實說道：「我那千歲是潁州出身，諱叫做福通，與相公是至戚，故此差小的來迎接。」曾珙聽了劉福通三字，心上方才明白。原來與曾珙是姑表弟兄，幾年沒有往來，如今起兵占了河南四府。軍中少個行文草檄的人，想著曾珙，特地差人來請他。曾珙問知就裡，心上才得安穩，同著張義趕路。

一路無話。一日到了宿州地方，相去河南不遠。張義道：「前面去，都是千歲爺的汛地了。今日且尋個宿店歇了，明日早行罷！」曾珙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那時年荒兵亂，人煙稀少，連飯店都不開了。東尋西覓，將近市稍頭，望著一個人家，門首掛著安歇客商招牌。張義道：「好了，前面這家子，不是個歇店麼？」到了門首，二人下了牲口，腳夫自牽去喂草了。

二人走進店裡，人影也不見一個，只見滿地都是酒漿，打碎許多碗盞傢伙，二人心上大是疑惑。張義拍著座頭，叫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連叫幾聲，只見裡面摸出個白髮老婆子來，答應道：「是那個？可是要投宿的客官嗎？」張義道：「正是。你們店主人在那裡？這些傢伙如何卻打壞了？」婆子道：告訴你老人家不荊客官請坐了，待老身說你知道。」就在裡面拿條板凳出來，叫二人坐地。張義自去夾銀的木墩上坐了，讓凳與曾珙坐下。婆子道：「兩位客官上姓？」張義道：「這位相公姓曾，在下姓張。」婆子道：「原來客官與我家同姓。老身的兒子叫做張馬兒，向來開個飯店。只因兵荒馬亂，客商稀少。」

近日潁州劉將軍，聞得又要差兵馬來打城子，這些人家都逃散了。只有我家兩口兒，還沒處躲避得。不想來了個遊方和尚，在我家歇了兩日。大碗酒，大塊肉，盡他受用。略遲慢了些，就要敲台打凳。被他吵鬧不過，只得打發起身。誰想這廝出門不帶分文，大家爭論起來。倒把這些傢伙都打摔了，連酒缸都打得粉碎，脫身竟走了去。我家兒子氣他不過，喚齊做工人趕去捉他。如今還不知怎麼。」曾珙道：「天下有這般沒道理的！」張義道：「我們無處投宿，只得打攪攪，這裡暫住一宵，明日清早就去的，房錢、飯錢決不缺少分文。」婆子道：「客官說那裡話，但歇不妨。」正說不完，只聽得街上，鬧哄哄一路打來。張義見了這和尚相貌非常，有心要收用他，連忙向前，分開眾人道：「列位不要動手，有話好講，在下這有個道理。那個是店主張大哥？」只見一個瘦黑後生道：「小人便是張馬兒。大爺有甚話說？」張義道：「我到你家來投宿，你那老人家，就將此事來告訴我，我已曉得端的。這和尚不是了，打得他不錯，只是趕到那裡拿住的？」

張馬兒道：「這禿驢，打壞我的傢伙，大刺刺地竟走了。我們眾人正趕他不上，誰想皇天有眼，這禿驢走得腳慌，踹著一隻狗兒，被他咬了一口，咬壞了腿，行走不快，被我們趕上拿住了。如今正想要解到縣裡去。」張義道：「張大哥，不消動氣。這和尚，我看他是個有來歷的。不要打壞了他，待我問他個明白。」指著和尚道：「咄！你這和尚是那裡的，敢在這裡撒野？」和尚嚷道：「干你鳥事，要你來問咱家。咱家是山西有名的李白撞，到處只是白吃，那見還了兀誰的飯錢。前日在山陽縣餓的沒擺佈，到個黃蠻子家去吃飯，咱家吃不快活，就把眾人的都搶來吃了，又打碎了他的傢伙，也是恁般鳥亂起來。後來也就撒開，沒本事把咱家生吃在肚子裡。量你這幾個鳥人打什麼緊。」曾珙聽了，向前道：「和尚可是在山陽縣黃鄉宦家，鬧過濟饑場的麼？你是個直

性的好人，不要怪你。

只是為何又在這裡？」和尚道：「咱家受了這場鳥氣，沒好氣住在那裡。如今要回家去，到了這裡，叵耐這廝又來撮弄咱家。」

張義道：「如今大家不要說了。在下有句話，不知張大哥可聽嗎？」張馬兒道：「官長有話盡說，小人也是極聽好言相勸的。」

張義道：「這和尚雖是無理，列位既打了他，張大哥的氣也消了，解他到官，不過枷責幾板，在大哥身上，總沒相干。如今可看小弟薄面，放了他。凡一應打壞的傢伙，都是在下照價賠償。張大哥聽也不聽？」張馬兒見說賠他傢伙，便道：「論這禿廝無理，本待解官去打他，還要枷號他，方才罷休。如今難得官長這樣美情，好言相勸，悉聽吩咐罷！」眾人見他解紛，馬兒無話，就漸漸的散了。張義就替和尚解了繩索，留他在馬兒店裡坐了。三人各道了姓名備細。馬兒自收拾酒食來把三人吃了。那腳夫把牲口餵了料，同在店中歇了夜。明日果然算還各項，分文不少。張馬兒再三拜謝。

張義又僱了個牲口，與和尚坐了，一同起身。路上無人去處，張義對和尚說了實話，就勸和尚同到劉福通處，去圖個出身。和尚滿口應承。三人同心一意，趕到河南來。

此時，劉福通連連破了河南數郡，駐紮在南陽府。張義打聽的實，竟到南陽來稟見。劉福通就請曾珙相見。兩人歡喜，自不必說。連李和尚也領來見了。福通見和尚人才出眾，一定了得，就複名李老四，也收用了。曾珙拜做行軍參謀，就撥張義做參謀手下將佐。連李老四也帶個虛銜，待等隨征立功，另行升賞。

其時劉福通得了河南一省，就想要定江淮地方。差了先鋒賀文虎，領兵三千，曾珙做了參謀，張義、李老四做了偏將，領兵攻打泗州、邳州、徐州、宿州等處地方。潁州原是劉福通的家鄉，先已平定久了。如今淮上一帶州縣，聞風瓦解。早有軍前探事人員飛馬來報，報說反了淮安山陽縣。曾珙聽說吃驚道：「你可曉得備細麼？」探事的道：「小的打聽得人說，山陽縣有個黃平章，為官清正，只因惡了朝中宰相，罷官在家。」

年歲饑荒，他便發心賑濟。不知為甚不齋僧道，惱了個和尚——那和尚原是西番僧伽瞞真國師部下，就在淮安府廉訪司出首，道是黃平章假托濟饑，買服民心，圖謀不軌。那褚廉訪見是謀逆的事情，就會同本處兵官，差兵快捉那黃平章。不想這些百姓受過黃平章恩惠的，聞知此事，頃刻就聚集起來。就中有個什麼劉黑三為頭出力，竟把這些兵快殺傷，又殺了山陽知縣，救了黃平章，當真的反了。如今褚廉訪知道，征了兩府的兵將，合同剿滅，不知勝負若何。小的打聽得此事，特來報知。」曾珙聽了，大吃一驚，高叫道：「劉黑三是我活命恩人，如何忘了他一飯之德。天幸提兵到此，須要作速去救他。」就請賀文虎來商議進兵。只見李老四跳起身來，道：「不用商議，咱家自領人馬去救他。那劉黑廝是個孝子，若死了他，天也是只有耳朵，沒有眼睛的了。」曾珙道：「你莫慌，行軍大事，大家也要商議，方可行得。」賀文虎道：「參謀大人講得有理。」

山陽縣原是大人的本鄉，極該去救的。只是隔著許多州縣，未曾下服。兵馬若要過去，須要打下這些城子才妙。如今軍馬又少，事關重大，須要稟知千歲爺，方可行得。」曾珙聽了，尋思半晌道：「將軍說的是，明日再作商議。」

李老四見二人不便發兵，心上納悶，回帳睡到半夜，想道：「山陽縣原是個土城，錢糧又少，如今大軍圍困，一定打破。好笑那老曾，既說受了黑三什麼活命的恩，不想去救他，還要請什麼旨意。等你請旨發兵，那劉孝子豈不死了，還報什麼鳥恩。罷了！我只一個去救了劉孝子出來，也差這老曾一差。」計較定了，爬起來。也不去稟知曾珙，竟跨口腰刀，帶了乾糧，做個軍家打扮，獨自個去了。只為大路上恐有兵馬廝殺，不便行走，遂抄小路，往山僻去處，晝夜不停的趕來。

到了白羊嶺，前去便是山陽縣地方。那時，日已□山，行人斷絕。走到半嶺，已是更深時候。只見一鉤新月當頭，乘著微微月色，奔上嶺來。腳高步低，望前只顧走，不料樹林中刺斜裡，忽地伸出兩把撓鉤來，將衣服帶個祝搶出幾條大漢來，把李老四橫拖倒拽的捉來綁了，解到山頂上一所古廟中來。只見小嘍囉去報知，裡面走出個黑臉黃鬚大漢來，坐在中間交椅上，問道：「拿的人在那裡？」李老四等不得嘍囉答應，大叫道：「咱家便是拿來的行貨。你這千刀剮萬刀剮不死的活強盜，想是要取咱家的心肝下酒哩！走的不算好漢；只是沒有救得劉孝子，咱家死的不瞑目。」那漢道：「你這廝要死，也不是這樣。你想救什麼劉孝子？」李老四道：「你這樣鳥漢，說來你曉得甚的！就是山陽縣的事情，虧你倒問咱家救什麼劉孝子。」那漢點頭道：「是了，可是救黃平章的劉黑三麼？如今官兵打破了城子，連黃老爺都拿了，要解到京裡去砍頭哩！」

你還要什麼黑三黑四。你與他有甚相干，獨自就去救他？」李老四跌腳道：「罷了！那劉黑三既拿了，一定是個死。咱家救他不得，也沒嘴臉回去，不如快些砍了這伙鳥頭去，倒乾淨。」

那漢道：「你這個人倒也不怕死，一定是個好漢。」叫手下人放了綁，請來坐了，問個來歷。李老四遂說個明白。那漢道：「果然是個好漢子。不瞞你說，我就是，叫做鄧保，受過黃缺九字，只（缺七字），差幾個人去打探，等了回音，再作計較。你且住在這裡，有事（缺四個字）。」李老四歡喜道：「阿哥，全仗住了。」明日，果然有個探事的回來報道：「打聽得黃老爺果然拿了。留在這裡，恐百姓有變，連劉黑三一同解京，今日就要起身。其餘百姓，待聖旨下來，都要洗蕩哩！」李老四就高叫道：「阿哥，咱家就與你去路上奪了他兩個，這事就撒開了。」鄧保道：「解他上京，少不得有官兵防送，還不知從那條路去，須再打聽的實，方好行得這事。」就差探事的，又去打聽。一面點起手下人，共有二、三百健漢，各執鎗棒，跟隨下山。

正走之間，只見有個探事的來報道：「小人打聽得黃老爺解上京去，恐大路有兵馬阻隔，打從小路來了。」二人聽了，不勝歡喜，就將眾人伏在樹林中等候。

不上二個時辰，只聽得馬嘶人鬧，一簇的趕過嶺來，約有三、五十個官兵民快，押著兩個囚車。前面一個，旗上寫道：「假濟饑荒，謀叛犯官一名黃通理。」後面旗上寫道：「叛犯一名劉黑三。」李老四、鄧保見了，發聲喊，直搶出來，手下二、三百人都一齊殺出。兩人手起刀落，早砍翻了幾個軍快。

慌了的，都撒了囚車就走。手下人四下裡追殺去了。李老四砍開囚車，扶了劉黑三出來。

那黃通理早已嚇倒。鄧保打開囚車，扶他出來，一些也動彈不得。遂喚手下人，連車推上山去。一擁的回到山上古廟中。

鄧保扶出黃平章，在中間交椅上坐定，納頭便拜。李老四自和劉黑三講話，笑道：「老劉，你可認得黃老爺搶飯的和尚了，只咱家的便是。」劉黑三仔細一認，連忙磕頭稱謝。李老四又道了備細，就過來見了黃平章。那時黃平章方才開口，講得話出。問了二人救他的備細，稱謝不盡，對鄧保道：「我雖一時蒙二位救了，倘官府追捉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李老四道：「這個卻是不妨，咱家早尋下去路了。目下曾參謀現屯兵馬在泗州地方，離這裡不遠。他正想要報劉老三活命之恩。如今仍把你兩個上了囚車，咱們就扮做護送的官兵，路上還怕兀誰來盤問。到了那裡，便是安身的去處。憑他皇帝老子來，也要不得你們兩個。」鄧保道：「此計甚妙。事不宜遲，恐有泄漏，快些就此起身。」頃刻收拾了些財物，把他兩個依舊坐在囚車裡，鄧保、李老四扮做軍官，手下的都扮做護送的，一齊起身。

竟打從大路上來，喜得一路充是解京人犯，又有許多防送官兵，並無攔阻。

將近泗州，聽得人說：「河南劉王，差個賀先鋒，同個參謀，領兵攻打盱眙縣，竟殺敗了。如今退了三十里屯兵，明日還要廝殺，不知勝敗怎麼樣哩！」李老四曉得，大吃一驚，吩咐鄧保同眾人且住在這裡，「咱家先去打聽，說知了，再來與你們去。」老四竟奔盱眙縣來，問了曾珙的營寨，竟到營門口。

小軍見是老四，進帳報知。曾珙慌忙請進。相見了，問道：「你這幾日在那裡去來？好教我差人各處找你著，想殺了我！」

李老四說了救劉黑三的始末。曾珙連忙作謝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

我那個救命的人不死了。你救了我的恩人，你就是我的恩人了。」

我那時不見了你，就同賀先鋒領兵到此，要去救取山陽縣，不想果然不能進兵。昨日廝殺，賀先鋒中了冷箭，折了一陣，退在這裡。今日喜得見了你，知道了山陽縣的事情。只是他們幾時到得這裡相會？」李老四道：「咱家如今去，就同他們來了。」

曾珙道：「那兩個雖然救了，只是山陽百姓必然被害。此是我本鄉，如何不去救他。只恨軍馬阻往，不得過去。如今我有一計，用著你去，這盱眙唾手可得。」就附耳吩咐了計策，李老四會知去了。

明日，曾珙同了賀文虎，領兵討戰。城中就發出兵馬來，兩員武將當頭，知縣在後督陣。兩下正吶喊交鋒，只見城中煙火冲天，一片聲喊殺。知縣情知城中有變，急急鳴金收軍，回到城門邊。早有兩員虎將殺出，知縣慌了手腳，倒撞下馬來，被兵馬踹做一堆肉醬。兩個武將先逃走了。曾珙、賀文虎催動人馬，殺進城來，忙傳號令，不許殺傷百姓，救滅了火，竟升縣衙坐了。那奪城的兩員虎將，前來獻功，原來就是李老四、鄧保兩個。原是曾珙定的計，吩咐老四，假托解叛犯進京，路阻不能過去，入城暫祝見城外廝殺，他兩個就放火奪門，賺了盱眙縣。

曾珙收軍已畢，就請劉黑三、黃平章出來相見。三人交拜，各謝活命之恩。黃平章打躬道：「下官多蒙大人救了性命，只可憐山陽一縣的百姓，並下官的家屬，必定受戮。」曾珙道：「此事不勞老先生費心，我們大營定了這裡，就領兵去攻打淮安了。」分撥張義鎮守盱眙。傳下密令，大發缺兩個字明日一齊起身，去救淮安。

一路風刀雨箭，鐵馬金戈，缺兩個字前來，勢如破竹，到了山陽縣。這些百姓正怕朝廷要來洗蕩，見了曾珙兵馬到時，大亂起來，殺官投獻。曾珙出了安民榜。黃平章的家屬尚監禁獄中，就放了出來。那劉黑三的母親，在曾珙出門之後，就病死了，沒受到這場驚恐。曾珙得了山陽縣，救了一縣的百姓，一面開倉賑濟，一面備文申報劉福通。

此時，劉福通已坐了汴梁，推奉韓林兒為帝，國號大宋，建元龍鳳元年。得了平定江淮的消息，就差官到軍前封賞。拜曾珙為江淮行省左丞，統兵駐紮淮安，賀文虎為左副元帥，領兵協同鎮守。其餘李老四、張義、劉黑三、鄧保等，俱拜領軍都統之職。獨有黃平章不肯受職，辭還誥命。

後來明太祖起兵濠梁，劉福通已死了，黃平章見天命有歸，就勸曾珙一行人，都歸順了，竟做了開國的勳臣，少不得封妻蔭子。

試看那黃平章只為一碗飯，不肯把與僧道吃，惡了西番和尚，幾乎受了殺身滅族的禍，虧得結識了劉黑三、李老四，救了性命。最奇的是劉黑三，借黃平章一碗飯，救了曾珙，救了自己，又救了黃平章，又救了一縣的生靈。豈不比那韓信淮陰千金報母，更勝幾倍。看官們，切莫把這一碗飯看輕了。假如韓信沒有漂母的一碗飯，做了淮陰城下的餓鬼，曾珙沒有劉黑三的一碗飯，做了山陽縣內的饑鬼；雖然與首陽山的伯夷、叔齊，在餓鬼域中成了個三分鼎足的世界，那漢朝一統，宋家一代，卻靠誰來？豈不是天下關係，也在這一碗飯？佛氏云：「一粒粟中藏世界。」看官們，不必去參棒喝，可就在這句裡得悟了，有詩為證：當年一飯值千金，盡道王孫報德深。

試看山陽曾珙事，報恩不數漢淮陰。